

科学散文系列广播荟萃

中華古

樹大觀

谢凤阳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学散文系列广播荟萃



谢凤阳 著

中华古树大观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

中华古树大观

谢凤阳 著

责任编辑：王劲松

*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0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1.5 插页：1 字数：271,000

印数：1——3,000

ISBN7—5357—0813—7

S·110 定价：5.50 元

内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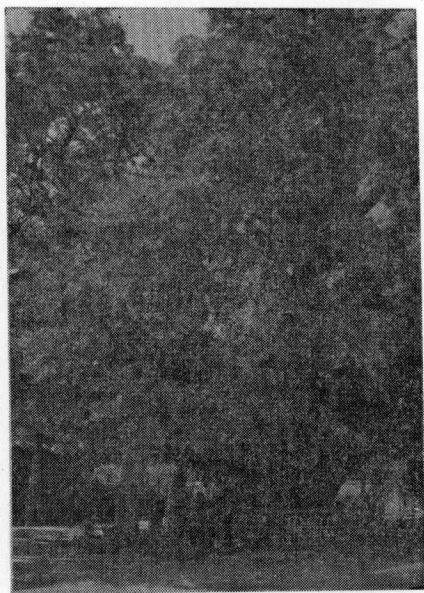
本书系为中华古树立言立传的拓荒之作，系统而又全面地介绍了分布在全国六百多处地方的一百六十多种树木的上千棵堪称国宝的知名古树，以及上百处蜚声海内外的古树群；介绍了古树在科学、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方面的特殊价值；介绍了有关古树的生物学知识以及养护古树的科技知识，等等。

阅读本书，您更会知道古树对研究古代森林、植被、生态、气候、水文、地质、地理等演变情况；对树种选育、造林绿化、园林建设、环境保护；对研究历史、文化、民俗、宗教；对发展旅游事业、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都具有特殊价值和重要意义。

本书约24万字，由60多篇系列科学散文构成，熔科学性、知识性与思想性、趣味性于一炉，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学术性与普及性兼备。适合林业、农业、园林、气象、环保、旅游、文物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科普爱好者阅读；亦可作为各有关部门、科研单位的科技工作者和大专院校师生的参考书。



1. 本书作者在湖南长沙岳麓山
考察古罗汉松 (1987.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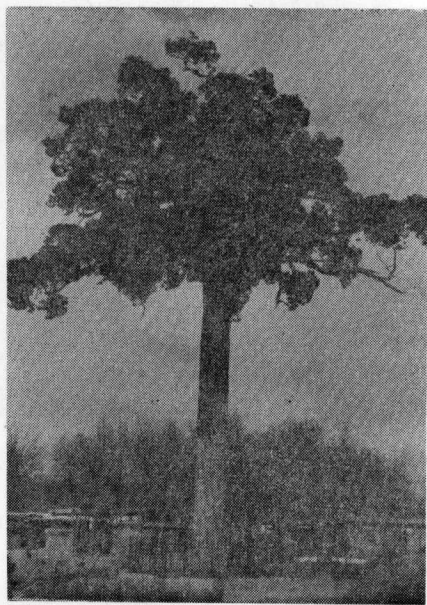


2. 山东莒县定林寺周代“银杏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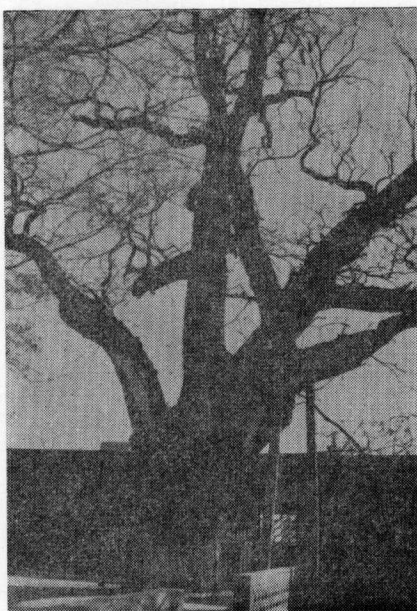
(王新亭摄)

3. 河北枣强县侯塚“平原古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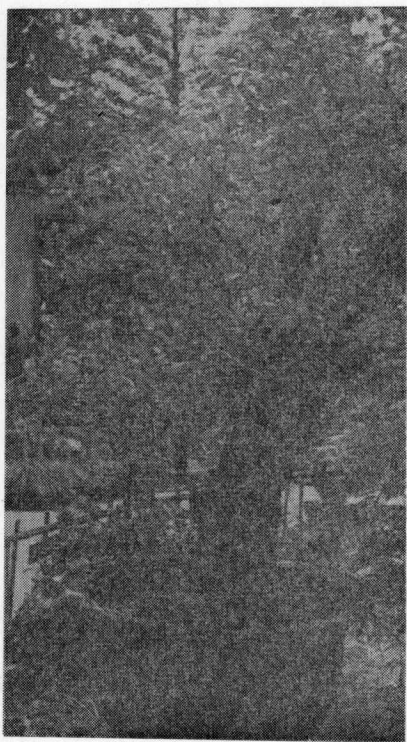
(孙建华摄)



4. 山西太原晋祠“隋槐”
(耿明章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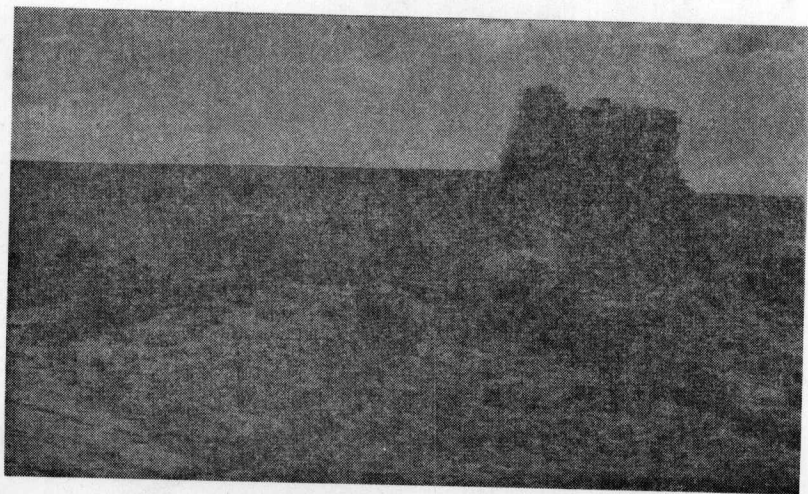


5. 河南登封县嵩阳书院“二
将军柏”
(宋留高摄)



6.上海植物园树龄240多年的
古石榴盆景

7.新疆奇台县将军戈壁的木
化石，残桩、根系，如同
被采伐后的树桩



敬告读者

是的，唯有在古树——“绿色寿星”的行列中，才能找到囊括生物界这三“最”的“世界冠军”。古树确是无比奇特和珍贵的。古往今来，在生存竞争的舞台上，多少生物的个体，如匆匆过客。它们的痕迹，或被岁月的激流消磨得无影无踪，或被历史的沉积物覆盖在底层。古树则不然。它是竞争中的强者，自然的生命力不可征服的象征，得享大寿。古树的一生，是与周围环境不断地进行物质交换和建造自身的过程。它在几百年、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漫长岁月里，生在哪里，就在哪里盘根错节，在立地之处下扎深根，上插云天，“阅尽人间春色”，绝不见异思迁。悠悠岁月给了它建造自身的机缘，历史变迁更给它增添了价值。因此，同一个体，能够把数百年、几千年、甚至上万年光合作用的产物有效地累积在庞大的躯体内，把所经历的沧桑、见过的世面，尽收在自己“锦囊”之中。它象科学的勇士和无私的巨人，忠实地记载着自身所经历的星转斗移、自然变更、社会兴衰以及其他种种情景，不断地贮存和提供人类所需要的物产和信息。尤为可贵的是，古树的这种“特异功能”，在其生命的进程中，始终是那样

完善地、生气勃勃地存在着、发展着，没有尽头……

因此，在科学家的心目中，古树是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桥梁和依据。古树那精巧、生动的年轮结构，象一面历史的明镜，给人们展现着它所经历的那些漫长岁月的气候、水文、地质、地理、生物、生态等的变化情况和人类活动的史实。同时，古树的本身，既是植被演变的实证，又是贮存着无比珍贵的物种资源的基因库。

现存的古树中，百分之八九十是人工栽植的。其中有许多是历史名人手植或养护的名木。有的古树名木与一些历史事件有关，有的伴有优美的传说、轶闻。这些经我们的祖先亲手所植、所护、所养的古树，比起自然形成的野生古树，更另有一番价值和情趣，因而是研究历史、文化、文学、民情、风俗等的活资料，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教材。

古树，有的横空出世，仪表非凡；有的形态优雅，丰采动人；有的花奇果异，别具一格。它们象山水、建筑物一样，具有景观价值，以各自的魅力，给名山胜迹增辉，给人们以美的享受。故古树是旅游胜地的明珠，是园林艺术中的瑰宝，是充满着生命力的风景资源。

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优越，受第四纪冰川影响较小，历史上保留下来的古树种类之繁和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历代遗留的这些古树，按照朝代的顺序排列，从商周到明清，从黄帝到孙中山，可以组成一部完整的活生生的“编年史”。象商周古柏、古银杏、秦松、汉桂、唐荔、宋樟、辽槐、明茶、清梅……这些万木之中的绿色寿星，一棵棵都是伟大中华的历史文明的具体见证，是国之瑰宝、民族骄傲，“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碑”！

可见，认识古树，养护古树，研究和利用古树，在科学、经济、政治以及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等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保护好一棵古树，就等于保存一部活的自然史书，

保存一座遗传基因库，也等于保存一件活的珍贵的历史文物。

本世纪以来，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相继制订了保护古树的法规，开展了全国性的古树普查和古树科学研究。随后，一门新兴学科——古树学应运而生。现在，一些国家的科学家，把古生物学、古生态学、考古学、年轮学、化石研究、碳14和其他示踪原子的年代测定，以及其他许多研究方法，广泛应用于古树研究，很有成就。本世纪初，美国学者安德鲁·道格拉斯开辟了一个新的科学领域——树木年轮学，并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建立了“树木年轮研究室”。科学家们把对土壤、水分供应的年变化非常敏感的古树年轮宽度，与史前遗留下来的树木的同一部位的年轮宽度相比较，已经建立了美国西南部以往两千年由树木年轮说明的生物年代学。据此，不仅可以推测过去发生严重干旱的年代，而且还可以绘制出过去植被演变和气候循环图。

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在这方面明显地落后了。由于经济、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人们对古树的重要价值缺乏应有的认识，全国性的古树普查至今尚未完成，对古树的研究和开发利用也极为不够。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古树累遭劫伐，时至今日，这种破坏和摧残仍然时有发生。以致多少古树名木，或被利己之徒盗砍滥伐，或遭自然灾害，死于非命；或因无人养护，挣扎在死亡线上。这样，不仅常见的古树急剧减少，而且一些珍贵稀有的古树也濒于灭绝。“雕栋飞楹构易，荫槐挺玉成难”。古树是活的有机体，一旦被毁，无法再生。人虽然可以巧夺天工，指日建造出摩天大楼、宇宙飞船。可是，谁又能重新栽出“周柏”、“秦松”、“汉桂”、“唐枣”、“宋梅”、“明山茶”呢？

一百多年前，英国“古建筑保护协会”创始人威廉·莫里斯曾就古建筑保护问题说过这样一段话：“这些古建筑不仅仅属于我们，它们属于我们的祖先，并将属于我们的子孙。它们从任何意义上讲都不是可由我们任意处置的我们的财产，我们不过是我们

后代的托管人而已。”不言而喻，如果把这段话中的“古建筑”三个字改为“古树”，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完全适用吗？为了昨天、今天和明天，我们理应用这样的觉悟、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神州大地上的每一棵古树和名木。

宋人王十朋《咏杉》诗云：
记得先人手自栽，
森然千尺尽成材，
翠丝结作思人树，
他日儿孙岂忍摧？

古树，从针尖那么太一点儿发端，历经几百年或几千年的艰难岁月，长到现在这么高大。大自然的阳光雨露养育了它，先辈们的心血和汗水浇灌了它。让它为人类造福。只要生态条件适宜，再过几百年、几千年甚至一万年以后，它还有可能继续为人类作贡献。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怎样负起自己的责任呢？面对古树严重遭劫的现实，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如果听任这些绿色的无价之宝遭毁灭，有负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祖辈业绩，我们将何以上对列祖列宗，下对子孙后代？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其中，也应包括养护好各种古树所作的贡献在内——我们民族自有举世公认的珍惜和爱护古树的传统美德。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在1927年出版的《中国，园林的母亲》序言中写道：“世界上很少国家能象中国那样对多年生植物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而且没有别的国家能成功地保养植物达到如此久远，而具有不间断的历史。”确实，古树是园林之母引以自豪的瑰宝。作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今天，我们更应该，也能够把先辈们珍惜和爱护古树的优良传统上升为一种自觉的民族意识，上升为一种民族的伦理道德。

本书系拓荒之作。因作者水平有限，再加上某些资料不足，文中谬误及局限性必有很多。“嚶其鸣矣，求其友声”。敬希读者诸

君与有关专家、古树爱好者批评指正。倘能让本书为养护、研究
利用古树的千秋大业稍尽绵薄，何幸如之！

谢凤阳 识于长沙苦心斋

一九九〇年二月

前言

古树是伟大祖国宝贵物产资源和重要历史文物的一部分，是有生命的无价之宝。然而，现实生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逆流则是古树累遭劫伐。为制止这种如同鲁迅所痛斥的“奴才式的破坏”，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为古树立言、立传，大声疾呼，加强有关古树的知识的宣传和普及，让更多的人了解古树的特殊价值，明确养护古树的重大意义，掌握养护古树的科学技术知识。这样，觉悟了的人们，定会自觉地以拯救和养护古树为己任，再也不会做那种有愧于祖先、也有愧于后人的蠢事。

从上述认识出发，很长时间以来，作者留意搜集有关古树方面的资料，并抽暇进行了一些观察和思考。1983年底，作者建议把普及古树知识列入湖南人民广播电台1984年的宣传计划。随后，即集中一段时间、集中精力进行写作，并于当年8月开始，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科学知识》节目中开辟专栏，连续广播。从而比较系统而又全面地介绍了分布在全国600多处地方的160多种树木的上千棵堪称“国宝”的“知名”古树，以及上百处蜚声海内外的古树群；介绍了古树名木在科学、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价值；介绍了有关古树的生物学知识以及古树养护的科学技术知识。播出以后，从有关信息反馈来看，社会效益颇佳。林业部门的同志更赞扬这次宣传“做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大好事”。1986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出版局、广播电影电视部、

中国科普作协主办的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评奖，中国科普记协广播委员会主办的首届全国优秀科普广播节目评奖，以及湖南省第二届优秀科普作品评奖等活动中，均将其评为优秀之作，荣获奖励。本书就是由这套广播稿整理辑录而成。

在科普创作中，为古树立言立传，难度是很大的，仅有激情不够，还必须具有沙里淘金的实干精神和求索不止的科学态度。在写作过程中，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古树资料奇缺。在神州大地，虽然名木苍翠、古树遍布，但是，如同万千古树只是星罗点点散布在祖国大地一样，有关古树的文字资料不仅数量稀少，而且零零碎碎，非常分散，更谈不上任何系统整理。为突破这个难关，作者在过去几年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埋头查阅了上百种报章杂志、几十种地方志和专业著述，以及一些古代文化典籍和其他参考资料，从中辑录出古树资料2000多条。按照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原则，对这些资料进行考证、比较、分析和归纳，再据以撰著成篇。再，关于资料取舍原则及行文体例问题，作者在探讨过程中，有以下几点考虑：

一、树龄

作为自然的和社会的历史见证，古树树龄长短与其价值大小成正比相关，愈古愈可贵。然而，要弄清各种古树准确的“生庚八字”，实非容易。因为有的古树属于原始森林或原始次生林的幸存者，出生年代自然从元记载；由再生林或人造林成长起来的古树，其出生年代也大都没有记载或所记不详；在有文字史料可考的古树中，也只有少部分的树龄记得比较准确，而多数只能据以推知其大概；有的古树虽在其名称前面加上了有关朝代的称谓，如所谓汉柏、唐松、宋槐之类，然而究竟植于西汉还是东汉？植于初唐还是唐末？植于北宋还是南宋？则往往不甚了了，失之过于笼统。这样，即算知道了这类古树出生的朝代，树龄的误差也可能长达三、四百年。本来，如采用现代技术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

法，能较为准确地测算出各种古树的年龄。只是由于对全国绝大多数古树尚未进行这项普查工作，因而在树龄一项留下了一个大概数或未知数。鉴于这种情况，作者在对此类资料进行比较、分析之后，或依其最早的记载，或附和众说，或取其适中，或直说“树龄不详”，力求对有关树龄作出比较符合其历史或现状的记录。

例如，湖南长沙麓山寺的两棵古罗汉松，很多史料均言西晋泰始四年建寺时僧人所植，昔人曾呼为“双树”、“松关”、“松门”，“翠色横三径，涛声带六朝”。可惜，清“乾隆中，大风拔其一”。后人在其空穴上补植一棵，故今日寺前仍为两棵，一老一少，苍古矫健。老者巨干需两人合抱，比少者粗大三四倍，人皆称其为“六朝松”。可是，也有少数资料说，清乾隆中风灾后幸存的那一棵，也在光绪二年初，“被风雪压垮”，时人曾发出了“六朝松杳”的悲叹。如此说属实，则如今寺前那棵老态龙钟的“六朝松”，连“百岁老者”的“资历”也有疑问了。作者分析了案头的种种资料，并实地察看了一番。罗汉松生长极为缓慢，要长成两人合抱的巨干，百把年时光，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看来，所谓“六朝松杳”之说，颇难置信。“共说六朝留古迹”。在介绍这棵“参天而独立”的古罗汉松时，作者只得从众，认定其树龄已逾1700多年，不仅是岳麓山植物界中的“元老”，也是国内目前已知的古罗汉松中年事最高的“老寿星”。另外，对一些古老名木的树龄，权且从俗，袭用前人的说法，一般未作更改。因为人们对这类“名木”，大都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持与对一般古树不同的“价值观念”。如果拘泥于自然的因素，反而会降低这类古树的價值。当然，如果仅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考察，则另当别论。

例如，陕西黄陵县桥山黄帝庙内那棵特大古柏，巍然耸立，直插云天，相传为轩辕黄帝亲手所植。树旁有“黄帝手植柏”5

个大字碑文，又称“轩辕柏”。“古树留胜迹，思情代代传”。多少世代以来，前来祭奠的炎黄子孙，见树思人，都以能目睹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亲手留下的这有生命的绿色瑰宝而骄傲和自豪。有的海外赤子，甚至把从这棵树下拾得的几片柏叶珍藏起来，作为传家之宝。照千百年的传说推测，这一“柏王”应有4000多岁高龄了。不过，据陕西省气象局一位科技工作者实测，此树的年轮证实，它仅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对此，作者有意把感情融汇在史料中，也认定此柏与我们民族的伟大始祖“同龄”。正如《荀子·正名》篇所言：“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看来，类似“黄帝手植柏”，这样的久为世人所公认的“活文物”，论其“树龄”，还是以“约定俗成”之见为宜，而不宜过于拘泥自然的考证。

二、树体 人们常用“参天而立”来形容古树，其实并不尽然。古树树体高度、胸径、材积、冠幅，因遗传性状、生态条件、树龄以及养护情况等因素的不同而千差万别。确是“一树一姿态，巧与造物争”。由于全国性的古树普查尚待完成，加上说明树体各项指标的基本数据，因树、因地、因时而异。所以，这方面的数据资料不仅残缺不全，而且比树龄的准确性更差。还有，不少资料用的是些概数，如“高达数丈”、“粗可合抱”、“荫地亩余”之类，因而很难据以测准所指古树的高度、胸围和冠幅。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作者在介绍古树树体时，有的只能用文字描绘其形态，不能提供具体数据；只对部分古树树体用具体数据来说明，并且，其中的某些数据也可能因情况变化而只能视为其历史的标记，不是现状的纪录。

三、代表树种和代表单株

全国目前尚存的有“资格”跻身古树行列者究竟有多少树种、多少棵、分布多少处？基本上都还是一个未知数。这是一个亟待